

澳華新文苑

第1181期 (B)

愛無止境 2024悉尼國際詩歌節開幕式暨慈善音樂會

何芳遺作詞兩首

行香子·隨感
 天地蒼蒼，人海茫茫。
 浮生計，忙碌尋常。
 利名何物，欺鬢添霜。
 又一襟風，一襟雨，
 一襟涼。

不談悲喜，只嗅花香。
 看波浪，卷起斜陽。
 潮聲落處，剩愛痴狂。
 共風兒輕、雲兒淡、夢兒長。

臨江仙·掌上春秋
 掌上春秋看未盡，
 尋常風雨陰晴。
 深紅淺紫不相爭。
 梅開桃李落，
 朝去暮還迎。

俯仰由心空許我，
 夢魂何誤平生。
 除來筆墨遺餘情。
 潮從心湧起，
 詩向遠方行。



何芳生前留影

各有不同，各自精彩

新州華文作協將舉辦四作家新書聯合發佈會

新南威爾士州華文作協是澳大利亞頗具實力的文學團體，擁有一大批實力派作家，該會最近將為出版了新著的四位會員作家舉辦一次聯合新書發佈會：

何與懷新著《沉淪神州的血祭者》（澳洲文化出版社），收入了作者的十篇報告文學作品，描寫的主人公涉及到陸洪恩、劉文輝、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劉賓雁、儲安平、莊則棟、王若水、羅孚、楊小凱等，寫了他們在特殊時代的奮鬥和遭遇，引人深思。書中附錄蔣行邁、周捷和張群的評論。

張勁帆新著《艱難的蘇醒——張勁帆非虛構文學作品集》（世界華人周刊出版影視集團），收入了作者26篇非虛構文學作品，涉及作者家族史、個人成長史、中國改

革開放史和澳大利亞生活實錄，中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公仲教授為此書作序，稱贊其“內容充實，感情充沛，篇篇精彩，發人深省”。

賈虹新著《往事不隨風——賈虹文集（三）》（世界華人周刊出版影視集團），收錄了作者的近百篇文章，分為五輯，第一輯：小說；第二輯：日記；第三輯：2022年相遇墨爾本徵文得獎作品；第四輯：知青時代；第五輯：其他。內容涵蓋的歷史面廣闊，文筆細膩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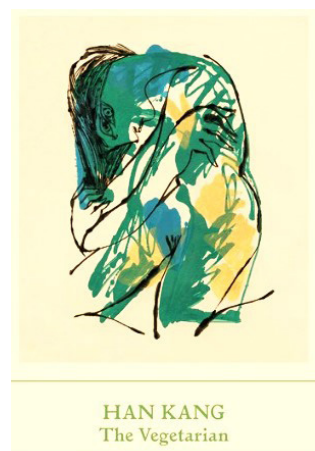
趙旭新著《一個69屆初中生的文革十年》，由台灣秀威出版社出版，本書是作者在文革中的經歷以及知識分子右派家庭的悲慘遭遇，輻射性發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極左路線下的歷史背景，

從土改、肅反、整風、鳴放、反右、大躍進、大饑荒、四清到文革，戲劇化跌宕橫互了趙旭的青少年時期。有著右派後代與69屆初中生兩種特殊身份的他，用十多年辛酸閱盡人間惡意，奴隸般的苦難抒寫了當年知識分子辛酸的血淚。

四位作家將出席活動介紹自己的作品，與讀者互動，並簽名售書。澳洲留學生文學發軔者、長篇小說《我的財富在澳洲》的作者劉觀德先生最近從中國重返澳洲，將出席本次活動並發言。歡迎廣大讀者踴躍參加，幸運讀者有機會抽獎得到新書。發佈會時間為2024年11月10日周日2:00pm-4:00p，地點在Homeland Centre, 11 Averill St. Rhodes, 電話查詢：山林0434198268（新州華文作協供稿）

劉觀德與唐培良對話

從《我的財富在澳洲》到《大地留印》，澳洲中國留學生移民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劉觀德，八十年代末，澳洲中國留學生，寫出了反映海外留學生生活的第一部自傳體小說，轟動了當年海內外。三十多年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編著了反映一代移民生活經歷的系列叢書《大地留印》，在澳洲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劉觀德，重返澳洲，再續《我的財富在澳洲》；《大地留印》系列叢書不斷延伸。作者劉觀德與主編唐培良，相約在悉尼，憶當年，敘未來，精彩對話邀您加入。11月8日，Hurstville社區中心，我們不見不散！



韓江小說《素食者》英譯本封面

植物——寫給韓江 唯真

她張開了雙腿伸向天空
 頭頂在泥土上
 綠色的青草與頭髮交纏一起
 沒有表情如同一個死去的人
 卻留下一絲溫柔

有人認出了她有人不認識她
 而我知道她
 在一個偌大的市場街走了一圈
 震耳欲聾的買賣聲
 擾亂了我的思緒
 他們總以為有可以出售的物品
 也堅信有人去買
 這裡沒有我需要的東西

我是在逃離的路上遇見了她
 青蔥的綠草地小溪和叢林

小鹿松鼠還有幾隻小貓
 它們不因我的到來而亂竄逃跑
 這是屬於它們的領地

沒有衣衫赤裸的身體
 頭髮變白伸進了泥土成了根鬚
 青草開始沒過了她的臉
 她的微笑被凝固
 我已無法與她對話

學著她的樣子脫去了
 所有衣服把雙腳舉上天空
 如果你在冬天
 我不會留在秋天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僅僅是陽光和雨水

映霞

由澳洲國際精英文化藝術中心主辦，全球詩藝協會協辦的2024 Sydney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Love Beyond Boundaries 悉尼國際詩歌節開幕式暨慈善公益音樂會，將於2024年11月9日下午2:30pm在Parramatta Town Hall舉行。

傑出的美國詩人惠特曼曾寫道：“自我，生命，這些問題總在不停出現，毫無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城市充斥著愚昧，生活在其中有什麼意義？自我，生命？答案是因為你的存在，因為你的存在，因為偉大的戲劇在繼續，因為你可以奉獻一首詩。”

朋友們，來，靠攏來。詩歌……美麗、浪漫、愛情，這些是我們生活的意義。朋友們，來，靠攏來，聽悉尼國際詩歌節的詩人們為你們獻上一首詩。

澳洲著名詩人、悉尼大學教授馬克·特倫迪尼克 (Mark Tredinnick) 將親自來到現場朗誦他動人的詩歌。伊朗著名詩人Mohsen Zend 將在樂手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山琴的伴奏中，演繹他感人的作品。從中國遠道而來的詩人張燁、郭皓，他們的詩作將由著名主播趙立江、跨界藝術家徐希翹、自媒體大咖葉子演繹。來自昆士蘭的華裔詩人燕紫女士也將用中、英雙語朗讀自己的作品。

人生活在地上，而地上，只有詩和音樂直通天堂。

本次活動也得到了悉尼眾多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及青島老藝術家合唱團的全力支持。

文學現象就是一種社會現象

——從何與懷《直面歷史創傷》一文說起 行邁

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於10月10日頒發給了韓國作家韓江。韓江文學作品的動人之處被頒獎詞歸納為“她的散文充滿詩意，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

三天後，澳洲著名文學評論家何與懷就在最近一期的《新文苑1179B》上發表了讀後感文章《直面歷史創傷》。文章指出了韓江寫出獲獎作品的重大社會背景，那就是1980年韓國光州“5.18”民主抗爭運動被當時的政府殘酷鎮壓了，造成當代韓國最突出的歷史創傷。

何與懷在文章中發出了沉痛的嘆息和詰問：比韓國80年“5.18”運動規模更加宏大的中國89年天安門“6.4”民主抗爭運動也被殘酷鎮壓了，卻為什麼沒有產生“直面創傷”的偉大作品？我想，是個中國人或中國背景的新移民都會發出同樣的詰問，但並非每個人都能找到答案。何與懷的文章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韓國在“5.18”後逐步發生了全國性的民主轉型；而中國卻在“6.4”後逐步強化了內部的專政，直至習近平平天下向獨裁專制全面倒退。文章還指出，“今天中國，在思想和表達都被壓抑的環境中，人文凋敝，難有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誕生。”相比之下，“莫言也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但那是十二年前。他開始成名，更是在中共執政比較寬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

我的感受是，在從五十年代至今的當代中國，“直面歷史創傷”的文學大著，除了有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還沾邊外，那就是莫言的《蛙》和余華的《活着》更加具有廣闊的敘事和直擊社會現實的勇氣。然而，這種勇氣在近十幾年來卻越來越少了。

今日莫說在中國，就是在海外華人新移民社區裡，敢於直面當代中國歷史創傷的文學作品也很少；即便見到了，能夠公開表示支持的人也不多。就以何與懷的著作為例，無論他寫出了多麼鏗鏘有力直撥人心的文章，在澳華文壇上公開強力呼應者好像沒有預期那麼多。這是為什麼？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何與懷的文學和時事評論文章往往結合社會弊端勇於批判，由此不可避免地觸動了許多政治敏感話題甚至踏破了大陸黨國的不少紅線。比如他最近發表的這篇《直面歷史創傷》一文，內容如上所說，既犀利又直白，既可以驚“趙家”之天，又可以奪“秦檜”之志，定為黨國所不容，也難以使被“恐懼症”壓制著的人

著名主持及朗誦藝術推廣人趙立江、英語主持人Lydia Li將聯袂主持此場晚會。

一直支持公益和慈善活動的著名歌唱家、中國國家一級演員于佳易老師，和著名歌唱家、大學聲樂老師朱炎萍將會傾情演繹她們各自的拿手曲目，並用歌聲向中國宋代大文豪蘇軾的詩詞致敬。

“梨花開，春帶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為一人去”，一曲《梨花頌》回味悠長，感人肺腑中，盡顯詞曲具有的文學品位。吳燕 Christine，原北京京劇院國家級京劇演員，曾獲全國京劇希望之星大賽一等獎，她也將在現場為大家傾情演繹梅派的神韻和精髓。

曾經獲得中國國家最具含金量的舞蹈比賽-桃李杯舞蹈一等獎，現任悉尼紫藤舞苑副團長陳穎潔將以獨舞《敦煌長調》，把觀眾帶進“一夢入敦煌，一舞望千年”的意境。

青島老藝術家合唱團為本次活動特意趕排了澳洲民歌《剪羊毛》，悉尼黃河朗誦團也將為大家演繹澳洲詩人的作品。

主辦方澳洲國際精英文化藝術中心表演的經典旗袍秀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節目。

此次活動的主題是“愛無止境”。愛，不僅給受施的人幫助，也同樣是施與人的幸福。小小的善舉，可以彙集成巨大的愛之力量。

來吧，朋友！在賞詩和沉浸在藝術中的同時也奉獻一點愛。

們公開呼應。

澳洲華人也被“恐懼症”壓制嗎？答案是肯定的。被壓制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兩種：

原因一，許多人在僑居或移民澳洲後仍然保持過去在黨國教育下形成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認知，與黨國的政治宣傳態度一致。他們的恐懼與黨國歷次所造成的無數個人和家庭的悲劇有關。

原因二，一些人雖有自己獨立見解也能贊同何與懷的觀點，但因擔心個人和家庭利益受損而不敢公開表態。這至少又涉及以下幾種原因：

次原因一，擔心自身的安全，之前被黨國下獄和判刑的案例歷歷在目。

次原因二，擔心自家和大陸有關的商業活動及生意受到負面影響。

次原因三，擔心辦理回國簽證時被拒簽。

次原因四，擔心回國後被“喝茶”和被“記賬”。

次原因五，擔心國內家人朋友的安全和事業受到負面影響。

次原因六，擔心自己在本地被部分華人群體“社離”（社會隔離），等等。

在澳洲的民主制度下，華人僑民和移民在政治觀念和個人言論上都是自由的，除了不能從事有違當地法律的活動外，他們在思想認知上的獨立性不受干預。因此以上涉及各種人士都可以在靜好的歲月下相安無事。

然而，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卻保持陳腐的意識形態會是不獨立和不自由的，在主流社會中也是不自在甚至是感到“憋屈”和受管制的。這裡所說的陳腐意識形態大致可包括如下：對專制領袖的崇拜、對反文明之原教旨主義的捍衛、對虛無（即脫離了人權和民權的）愛國主義的追隨、對烏托邦的執著理想、無視他人疾苦的個人享樂主義、無視他人安全的恐怖主義、對法制的踐踏和對信仰的輕視，等等。

我從文學現象說起，再歸結到現實的社會現象。總之，我們生活在相對民主自由的社會裡，應該做相對獨立自主的人，和絕大多數國民一樣，活得通透和自在，活得全身心地快樂。通向理想生活的道路是靠無數人一磚一瓦建設而成的。如果內心有話，也可以適當表達；有好的事情可以適當參與，擺脫以往所習慣了的那種恐懼。這應該是我們漂洋過海追求人生的重要目的。（寫於悉尼2024年10月15日）